

古刹拳魂

上册

杜宜民著



I247.4

412

331

古刹拳魂 上

杜宜民 著

中国曲艺出版社



B 597314

古刹攀魂(上、下)

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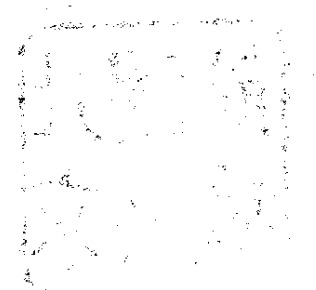
字数 447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插页 4 印张 $21\frac{5}{8}$

1989 年 5 月第 1 版 198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1—50,000 册

ISBN 7—80008—032—3/I·32

定价: 6.50 元



目 次

第 一 回	怒气冲天 陈顺登台斗洋鬼	1
	血泪堕地 素空临终赠遗言	
第 二 回	磨难重重 闭门羹飧他乡客	38
	黑影幢幢 怪异声惊世外人	
第 三 回	魔高一尺 伸黑爪古寺盗宝	60
	道高一丈 警愚顽长老开恩	
第 四 回	护宝心深 圆慧百试收弟子	96
	闻鸡起舞 智化立志练真功	
第 五 回	国破家亡 睹惨景痛断肝肠	131
	花明柳暗 济危困勇斗群凶	
第 六 回	和尚思凡 断钢刀暗洒忧国泪	152
	方丈卓识 委重任倍见师徒情	
第 七 回	艺惊敌胆 小沙弥捉鸟放鸟	188
	音在弦外 洋和尚藏奸售奸	
第 八 回	走狗疾走 下赵城暗伸魔爪	218
	密室不密 见黑影陡起疑心	
第 九 回	情满青山 牛背山弟兄练武	249
	恨遗佛寺 广圣寺小丑跳梁	
第 十 回	图谋财宝 为金钱暗中较劲	279
	难料吉凶 冒风险深夜出行	

第十一回	事出意外 祸从天降	自家人兵戎相见 老方丈含恨谈经	310
第十二回	苦口婆心 吞声忍气	心相隔忠言难进 气难咽被迫还击	337
第十三回	欲盖弥彰 刻不容缓	捅娄子引起内讧 求解救飞马报警	373
第十四回	针锋相对 软硬兼施	迎风浪战士受命 披画皮恶狼装羊	405
第十五回	襟怀坦荡 古刹幽深	来客陈词献上策 巨蟒突袭惊断魂	430
第十六回	故人重逢 恶僧进香	侠骨热血诉往事 心怀鬼胎入佛门	459
第十七回	心存疑虑 莲座论经	老方丈固执拒忠谏 假和尚狡诈藏祸心	489
第十八回	引经据史 唇枪舌剑	真田图穷匕首现 智化凛然斥敌酋	519
第十九回	刺客临门 重任在肩	异邦和尚险作鬼 爱国志士策良谋	549
第二十回	古寺奇遇 魔窟密谋	骨肉相逢恍隔世 狼狈为奸施毒计	576
第二十一回	杀机四伏 绝技尽展	明枪暗箭袭古刹 比武争雄振国威	605
第二十二回	原形毕露 危难决策	群魔騷武夺国宝 智化受命护真经	632
第二十三回	投火自焚 大战山口	圆慧毙敌魂归佛祖 古经喋血气壮山河	660

第一回

怒气冲天 陈顺登台斗洋鬼 血泪堕地 素空临终赠遗言

且说一九二五年秋，古城西安秋风阵阵，黄叶飘落，店铺冷清，行人稀少，一派萧条景象。街道两旁的高楼大厦之上，一面面星条旗、膏药旗、米字旗、黑边旗，在秋风中飘动摇摆，它们就象招魂幡似地给破旧的西安古城，平添了不少凄凉之感。

街道两旁的墙上，一幅幅“牙膏”、“眼药水”、“仁丹”、“美人头”的巨幅广告，和用五颜六色花纸抄写的治脚气、妇女病、花柳病、卖房子、寻人的启事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光怪陆离的画面。电杆旁、树荫下，几个卖果瓜香烟的小贩，少气无力地招呼着行人，不时用蒲扇拍打着苍蝇和横冲直撞的吉普车荡起的尘土。偶尔一阵铃声响起，三两辆黄包车闪过，坐在车上的黄发蓝眼、高鼻大肚的洋人，象赶牲口一样，不时的用“文明棍”敲打着中国车夫汗浸浸的紫铜色脊背。中国车夫喘着粗气，赤脚奔跑，成串的汗珠洒落在坎坷不平的路面上……

这一日，在平安里大街上，急匆匆地走着一位风尘仆仆的年轻后生，他面带忧伤，紧皱双眉，象有什么心事似地，心急火燎地向前赶路。此人二十岁上下，长得精灵秀气，鼻正口方，浓眉插鬓，眼大有神。身高六尺开外，膀乍腰细，腿臂颇长，行走如飞，腰板不晃，一看便知是一位习武之人。这年轻后生身着一件蓝布长衫，后背一个紫花土布小包袱，因走的急，汗水已

将后衣襟浸湿，他把长衫前摆掖在了里边的腰带上，边走边抽出一条羊肚毛巾，擦拭着脸上脖子上的汗水，四下不停地张望着，匆匆向西走去。

年轻后生来到钟楼附近时，天已过午。他觉得腹内饥饿，便停下脚步，来到一个卖老豆腐的饭摊前。掌柜的一见客到，忙把唯一的一张柳木方桌擦了擦，盛上两碗热气腾腾的老豆腐，笑容可掬地问道：

“先生，您是来点包子，还是要几个烧饼？”

这后生把手一摆，也不吭气儿，解下小包袱，从里边拿出几个干馍。掌柜的一见赶忙搬过来一条长条凳，顺手端来一碟小菜放在他的面前。后生也不落座，一手端碗，一手拿馍，大脚踩在凳子上，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着吃着，他偶一抬头，忽然嘴不动了，两眼盯着饭摊旁边的砖墙呆愣起来。

原来，在饭摊旁边的青砖墙上，贴着一张颇大的彩色海报。海报中央，画着一幅画：一位身材高大，面目狰狞的卷发勾鼻外国大力士，蹬腿挥臂，一拳将一个头戴瓜皮帽的瘦小中国汉子打翻在地。中国汉子张臂后倒惊叫，外国大力士张口大笑，旁边放着一堆银元。

年轻后生面露愠色，两条浓眉挑了挑，一边咽下嘴里的干粮，一边端碗走了过去，近前仔细一看，海报下边还写着几行字：

“兹有英国皇家拳师史尔汀森，遍游十七国后，前来贵邦献技。今在东城门小校场设擂十天，愿与中华武林高师切磋武艺。英国大力士为表交流技艺之诚意，欲与武术高手较量，特奉告如下：若有人能击中英国大力士一拳者，赏银元五十；

若有人能踢中一脚者，赏银元二百；若有人能将英国大力士击倒，赏银元一千。”

这年轻后生不看则罢，一看气得他二目圆睁，剑眉倒立，咬牙喝道：

“外国洋鬼子口出狂言，如此欺我中华无人，看我不结果了他的狗命！”

言毕，他呼地一下纵身跃起，挥掌向狞笑着的“大力士”脑袋瓜子劈去，只听啪的一声，“大力士”的脑袋顿时被拍烂，后面的砖头也被劈碎。年轻后生还觉得不解气，左臂一抡，嚓地一声将整个海报扯下，连撕带拽扯个粉碎。

周围的人们见状大惊，纷纷在一边交头接耳议论起来。

年轻后生回身抓起桌上的小包袱，从内兜掏出几枚铜钱，扔给掌柜道：

“给，菜钱！”说完，气呼呼便走。没走几步，忽然身后传来一声喊：

“先生，请留步。”

后生回头一看，原来是卖老豆腐的掌柜，粗声问道：

“怎么，钱不够？”

“不、不，钱使不清，还应找给先……”

“不用找了，送与你！”后生说完又要走。这时，掌柜的追了上来，上下打量了一下小伙子，用手指了指地上那张破烂海报，轻声问道：

“先生，你可是想去打擂？”

“正是！”

“先生，我听你口音，看你打扮，恐怕是初到西安的吧？”年

轻后生点了点头。掌柜的接说道：“先生新来乍到，对这里的事情不甚了解。那英国佬立插已有八九天了，身高力大，武艺高强，连日来已伤了数人，你身单力弱，恐怕……”

年轻后生眉毛一动，不满地瞪了掌柜一眼，气冲冲道：

“老伯，你怎长他人志气？！”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个英国佬心狠手毒，夸技逞凶，骑在咱中国人脖子上拉屎，众人哪个不气破肚皮？俺们早盼着有人打趴下这龟孙，替咱中国人出这口恶气！我是说你年纪尚小，身体单薄，恐怕不是他的对手，万一上台打擂有个闪失，反遭他的毒手哇……”

年轻后生一听，眼冒火星，把小包袱往掌柜怀里一扔，高声说道：

“怕死我就不是中国人！包袱暂存你处，今儿个我就是豁出去这一百多斤，也要与洋鬼子拼个死活！”说罢，飞也似地向东城门小校场走去。

列位，你道这位年轻后生是哪个？见到这个海报怎发如此大火？

原来，此人姓陈，单名顺，河南登丰县小魏庄人氏。这个小魏庄，座落在登丰县的东北角，沙丘遍地，水源奇缺，是一个天旱不收，有雨就涝，连杂草都不好好长的穷地方。陈顺一家租种着本庄贾财主的十三亩沙板地，全家人终日披星戴月，辛勤耕作，但到头来还是填不饱肚皮，每年除了交纳租子，大人孩子连件遮体的衣服也混不上。陈顺的父亲叫陈天旭，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为人忠厚，性情沉稳，收拾庄稼是一把好手，由于过度的劳累，早早驼了背，而且落下了个咳嗽的病

根，遇冷遇热剧咳不止，尤其是到了冬天连炕都不能下。陈顺的母亲，是一位心地善良、端庄贤慧的妇女，天性勤快，手脚利落，里里外外全靠她一人操持。她通情达理，与人为善，跟四邻八舍相处得十分和睦，对自己的婆婆那更是分外的孝顺，有衣尽着婆婆穿，有饭先给婆婆吃，遇上婆婆有个头痛脑热，她没日没夜的精心侍候，比对自己的亲娘还亲，庄上的乡亲没有一个不夸她的。虽然清苦的生活使她的额头过早地刻上了细碎的皱纹，但她身材匀称，面目清秀，举止端庄，在庄上还算是有名的美人。陈顺还有一个叔叔，叫陈天星，长得五大三粗，十分魁伟，是一个走街串乡的铁匠。陈天星的脾气和他哥哥陈天旭正相反，刚强暴烈，专爱抱打不平，遇到不公平的事，双手一叉腰，站在大街上就要管；若遇到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欺侮老百姓，他抡起铁锤就敢斗。然而，要是碰上穷人没吃的了，找上门来求他，如有，伸手就往外拿；如没有，他宁可扒下自己的衣服卖了，也不能让人家空着手回去。天星就是这么一个一敲当当响的硬汉子，但因家里太穷，都快三十了，连个媳妇也娶不上，只好跟着哥哥嫂子一块混日子。

这一家人虽说日子过得清苦，但也平平稳稳，相安无事。可到了陈顺五岁那年，家里出了塌天大祸。这年秋天陈顺的奶奶忽然得了重病，要死要活，全家人忧心如焚，四处借钱给老太太治病。但那时的穷人谁家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哪有钱借给他们？陈天旭只好一狠心，到贾府借了十块驴打滚的高利贷。贾府的高利贷是出了恶名的“阎王债”，谁家借了他家的钱，到时要还不上，扒房、圈地、抢人，什么都干得出来，不把你整治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算完。所以，老百姓都叫贾府的

钱是“要命钱”，称贾某人为“贾阎王”。

有人问：贾家为什么这样霸道？原来他家有个亲戚在省城做官，权势颇大，一手遮天，连登丰县的县太爷到了他那里，都得给他提夜壶，你想老百姓谁惹得起？另外，他还有个兄弟，早年间在京城犯了人命案子，为抢人家的黄花闺女，竟杀死了九口人。为逃避官府捉拿，连夜窜回本县，在少莲寺当了和尚。这个和尚取名弘远，虽入空门但恶习不改，仗着会几套拳脚，杀人放火，打家劫舍，抢人妻女，干尽了伤天害理之事。贾家就是靠着这两个人，横行霸道，无人敢惹。

对于这些情况，陈天旭是清楚的，但为了给老娘治病，再难也得借，明知是火坑也得跳啊！老太太几十付药吃下，加上儿媳妇精心照料，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可是借了贾府“要命钱”这件事，却重重压在了全家人心上。为了还债，陈天旭拼命地收拾那十几亩沙板地，陈顺娘四处给人缝缝补补，陈天星则领着陈顺的哥哥陈平，马不停蹄地串乡打铁，全家人知道，要是到时候交不上钱，那就得交命啊！

年关快到的时候，贾阎王带人催帐了，算盘一响，让陈天旭赶快拿出五十块大洋来。陈天旭一听傻了眼，他们一家拼命干了几个月，总共挣了不到二十块钱，哪有这么多钱还帐？陈天旭苦苦哀求贾阎王再宽限几个月。贾阎王把脸一翻，根本不允，立逼着陈天旭当日必须把本利还清。陈天旭万般无奈，把心一横，说把自己的几间土房抵押给贾阎王。贾阎王冷冷一笑，说几间土房能值几个小钱？不要！如果你实在没钱，可以拿人换，把陈顺娘卖给我，所欠的款项一笔勾销。原来，别看这个贾阎王六十多岁了，却是个色中恶鬼，他看陈顺娘长得有

几分姿色，早就心痒难捺，想把她弄到自己手里，无奈陈天旭一家生性刚强，饿死不弯腰，从不跟他贾府借一根稻草，所以他无计可施。这次陈天旭为了给老娘治病，借了他十块钱，他认为机会到了，一进腊月，就迫不及待地亲自带着人登门了。

陈天旭一听贾阎王打自己妻子的主意，脑袋嗡的一下子，差点晕了过去。他强按住满腔怒火，苦苦哀求贾阎王给他们全家老小一条生路。贾阎王哪里肯听，凶眼一瞪，挥手命家丁上前抢人。陈顺娘扒住门框，呼天叫地喊救命，死也不肯撒手。陈天旭一见贾阎王如此狠毒，两眼冒火，冲上去一拳将一个家丁打倒，又飞起一脚把另一个家丁踢翻在地，挥拳亮掌，就打了起来。

登丰县是一个武术之乡，习武之风由来已久，家家户户都有练武人，大人小孩都会几套功夫。陈天旭从小跟村里老辈人学习少林拳术，身上有一定功夫，虽然此时有病在身，但人若拼命，谁敢上前！贾阎王见状阴险地一笑，摆手带人回去了。

下午，恶僧弘远领着几个人来到陈家，二话不说，挥掌斩断了院中的杨树，飞脚踢走了门口的石礅，进屋一把扯住陈顺娘的衣服，轻轻一提拎到了院内，说要领她同去住几日。陈顺娘拼命挣扎，拽住和尚的胳膊狠狠咬了一口。弘远疼得大叫一声，暴跳如雷，一掌拍在陈顺娘头上。陈顺娘顿时脑骨碎裂，仰面死在院中。陈天旭急忙去救，弘远在背后暗下毒手，运起铁沙掌，一掌劈在他的后心。陈天旭口喷鲜血，也一头栽倒在妻子身旁。恰在这时，陈天星挑着担子回到家里，一看哥哥嫂嫂俱已惨死在恶僧弘远之手，真是两眼冒火，心痛欲裂，扔下挑子就与弘远拼命。他俩在院里打了十几个回合，陈天星一

个“通天锤”，正砸在弘远的鼻子上，弘远顿时鼻翻孔裂，鲜血四溅。这个恶僧大叫一声，手捂鼻子后退了几步，喝令众人一起上。几个恶奴如狼似虎，挥刀舞棍，“呀呀”怪叫着向陈天星扑去。陈天星毫无惧色，东挡西杀，使出浑身解数，又打倒了两个。弘远一看久战不能取胜，悄悄从地上抓起一把沙土，突然撒在陈天星的脸上。陈天星毫无防备，双眼被沙土迷住睁不开了。弘远擦了一把脸上的血水，狞笑一声，纵身腾空而起，使出了“子母鸳鸯腿”，猛地击中陈天星的肩膀。陈天星踉跄几步，摔倒在地。众恶奴一拥而上，刀棍齐下，将陈天星砍打得皮开肉绽，血流如注，昏死过去。弘远走到陈天星跟前，用手端起陈天星的下巴，看他是不是真死了。陈天星哼了一声，突然流血的双眼一睁，猛地一拳又砸在弘远的鼻子上。这一拳的力量实在太大了，弘远鼻骨粉碎，摔出一丈多远。众恶奴举棍朝着陈天星又是一阵猛打，陈天星挣扎了一阵，终于也死在了哥嫂的尸体旁。

弘远本想斩草除根，追杀逃散的陈顺小哥俩，怎奈自己的鼻伤过重，疼痛难忍，只好暂时回寺治伤，以后再来算帐。弘远回去找了个郎中，郎中一看，鼻子被砸烂了，说：这没法治，干脆把烂鼻子割掉算了。弘远一听腻了，心想，没有鼻子怎么行？秃脑袋下面光塌塌，光有朝前的俩窟窿，出气儿倒是不用拐弯儿了，可也就变成妖怪了，不，妖怪也不如，阎王爷的殿下也没有无鼻子的小鬼啊！所以，弘远捂着鼻子好话说尽，苦苦哀求郎中给他保住鼻子。弘远的鼻子到底能治不能治？说实在话，能治！这位郎中医术高明，妙手回春，就是比这个再重的伤他也能治好，假如换个别人，就是没鼻子了，他

也能捏出一个来。那他为何不给弘远治呢？原来，这个郎中对弘远这条鱼肉百姓的恶棍，恨之入骨，早就盼望着有人替民除害，收拾了这个恶魔。你想弘远有了伤，找到他的门上，他能给他好好治吗？弘远一见郎中一劲儿推说不能治，恶性发作，跳起身来拔出钢刀，说如果不给他治好鼻子，他就把郎中全家人的鼻子都割下来。郎中知道他杀人不眨眼，说到做到，万般无奈，只好答应试一试。郎中用夹子把碎骨头取出，把烂鼻子对了，凑凑合合给他缝上了。过了俩月，弘远掀开盖布一看，鼻子倒是长上了，可没有鼓起来，变成了一个缺一块多一块的三角形肉片，上不上下下地盖住了两个鼻子孔。再加上郎中缝时马虎了点，大头没安正，歪到了一边，那真是要多难看有多难看。难看还不说，出气还不方便，一吸气儿肉片塌下，一出气儿肉片鼓起，而且左鼻孔也不知郎中给搞了点什么名堂，只留下一点点小窟窿，出气儿吸气儿都挂着哨音，脸上就象爬着一个小气鼓蛤蟆。弘远一见自己变成了这么一个丑八怪，气得差点一头撞了南墙，恨不得把这块歪七扭八的肉片片扯下来。从此，弘远也就得了个雅号，人称“塌鼻和尚”。

再说陈顺的父母、叔叔惨死在弘远手中之后，陈顺的奶奶当时也气绝身亡，好端端的一个家，顷刻间就家破人亡。陈顺小哥俩在村外麦秸垛里藏了一天，晚上回家一看，全家四口都死在院中，呼天喊地大哭起来。好心的邻居听到哭声，赶忙跑了过来，连哄带扯把小哥俩领到村外，让他们赶快逃生，说刚才贾阎王还带人搜他们哩。小陈平拉着兄弟趴在地上给乡亲们磕了几个响头，求乡亲们代理老人，挥泪拉起兄弟，连夜逃出了小魏庄。

小哥俩一直跑了几夭，来到距小魏庄二百多里地的青云寨。俩人又饿又累，实在走不动了，就钻进村边的一座破庙住了下来。白天，陈平给人打小工，陈顺在地里拾柴禾、菜叶；到了晚上，小哥俩紧紧搂在一起，高一声低一声地哭着，想念惨死的亲人。小哥俩相依为命，苦熬时日，凄凄惨惨地挣扎在死亡线上。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七年过去了。这一年，河南闹干旱，烈日暴晒，几月未雨，地里干得裂出一条条裂缝，秋后颗粒未收。恰在这时，上海一家日本人开的纱厂来到这一带招工，男的女的都要，言明一天三顿大米白面，每年还有三块大洋。陈平眼见生活实在混不下去了，一咬牙，把陈顺寄养在一家姓刘的老汉家里，自己则随着本村的一些人，背井离乡，到上海纱厂当了苦力。

陈顺跟的这位刘老汉，家无他人，是一个老光棍。刘老汉年轻时，是山东“光武镖局”的一名颇有名气的拳师。他武艺精湛，身怀绝技，善于擒拿，尤其是轻功、腿功出众，早年习武于上海精武门，深得精武门河北景县人赵连和的真传，熟谙十二路潭腿，功夫深厚，与人交手常以腿功取胜，江湖上人称“神腿刘”。可是在一次进京走镖时，“神腿刘”不慎中人奸计，被酒灌醉，一条腿被人打断，从此落了个终身残废。镖局不能干了，“神腿刘”回到本乡，改行做了个打烧饼的小生意。陈顺来到他家，他见陈顺长得端端正正，精灵秀气，性情忠厚，心里十分高兴。他一辈子也没娶老婆，整日孤孤单单，现在有这么个勤快的孩子跟他做伴，自是求之不得，所以对陈顺百般喜爱，就跟自己的亲儿子一样。白日，爷俩上街卖烧饼；晚上，“神腿

刘”便教陈顺练武。陈顺学武不惜力，练功不怕苦，披星戴月在院里摔打。“神腿刘”起早贪晚加以指点，将自己浑身本领尽授于他。师父教的仔细，徒弟学的刻苦，加上陈顺练的是“童子功”，几年下来，练就了一身硬功夫，尤其是蹿房越脊的轻功，更是他的拿手绝技。

陈顺不但习武用功，而且手脚也十分勤快，家里家外的活他都抢着干，基本上不用刘老汉动手，小日子过得倒也安稳。但好景不长。这年，“神腿刘”突然得了重病，几天工夫瘦脱了形，躺在炕上不能动了，陈顺整日在炕边侍候。为了给“神腿刘”治病，陈顺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但终因老汉年事已高，病入膏肓，不多久，便撒下陈顺溘然下世了。陈顺想师父待自己恩重如山，亲若父母，死了怎么也不能用芦席卷了下葬。所以，他身穿重孝，挨家挨户磕头，好不容易凑了一副薄板棺材钱，才将老汉掩埋了。

常言道：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就在陈顺刚料理完“神腿刘”的后事不久，上海忽然出了大事，又一场大难落在了陈顺的头上。

原来，这年五月，上海纱厂的工人，为了反抗日本资本家的残酷剥削，纷纷要求厂方增加工人的工资。但心狠手毒的资本家，不但不答应工人的正当要求，反而枪杀了顾正红等工人领袖。消息传出，上海舆论大哗，工人们纷纷举行罢工，抗议日本资本家的残酷暴行。社会各阶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五月三十日这天，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英、日、德、法等帝国列强，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对手无寸铁的人们，竟用机枪疯狂扫射。一时间，上海街头横尸遍地，血流成河，

发生了惨绝人寰，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这一惨案早在全国传遍，但青云寨地处偏远，消息闭塞，等陈顺听说此事时，已是两个月之后了。陈顺得此传闻，立刻心神不定，联想到哥哥陈平已几个月不来信了，莫不是……自己就哥哥一个亲人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可就……不行，说什么也得去看看。陈顺当即将“神腿刘”留下的三间破房卖了，连夜乘车赶到了上海。

陈顺在上海四处打听，到处寻找，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哥哥所在的“丽华”纱厂，陈顺找人一问，哥哥陈平果然在那天游行时惨遭枪杀，早已不在人世了。

陈顺闻此噩耗，犹如五雷轰顶，跌跌撞撞跑到了黄浦江边。他望着滔滔江水，潸然泪下，暗忖：如今世上只剩下我一人了，身在异地，远离家乡，手中无有一个大钱，身上缺衣，腹内无食，有家也不能回，这可怎么办？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还不如投江一死，了却一生……

一阵江风吹来，陈顺猛地清醒，他忽地想起“神腿刘”常说的一句话：生当为民谋利，死亦为国求荣。如今国仇家恨皆未报，怎么能够想到死呢？不能死！可不死活路又在哪里呢？师父已死，哥哥身亡，还去投奔谁呢？天地之大，可为什么就没有我们穷人的活路？

陈顺两眼发直，步履蹒跚地向前走了一段，捧起清凉的江水，洗了洗发烫的头。他洗着洗着，忽然想到：小时候听哥哥说有一个表舅在西安做买卖，何不投奔表舅去呢？

陈顺想到这里，心中豁然一亮，决定立即往回返，到西安找表舅去。但他这时已身无分文，怎么走呢？只好在上海打了